



艺海纵横丛书

武兆鹏戏曲文集

菊苑履痕

JUYUANLUHENG

武兆鹏/著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武 / 兆 / 鹏 / 戏 / 曲 / 文 / 集

菊苑履痕

武兆鹏 /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艺海纵横丛书·菊苑履痕 武兆鹏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忻州日报印刷厂 印刷

300 千字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2.25 印张 8 插页
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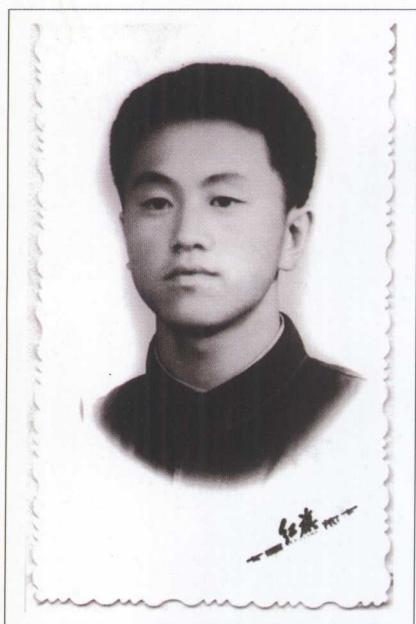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104-01769-0/J·775

全十册定价:200 元(本册定价:26.00 元)



作者近照

JUYUANLUHENG



初登剧坛的作者
(摄于1972年参加山西省新创作剧目调演之时)



大同采风留影
(1981年春摄于大同华严寺)



神池道情剧团参加忻州地区戏曲观摩调演《木兰之死》剧组留影

从左至右：王钧、武兆鹏、米西治、徐帆、张焕、曲润海、邓焰、白建华、郭士星、艾治国、郭恩德、张启明、张学明、宫珍儒

(1985年12月摄于忻州)



王文章同志视察神池道情剧团时留影

从左至右：武兆鹏、宫珍儒、王文章、刘伯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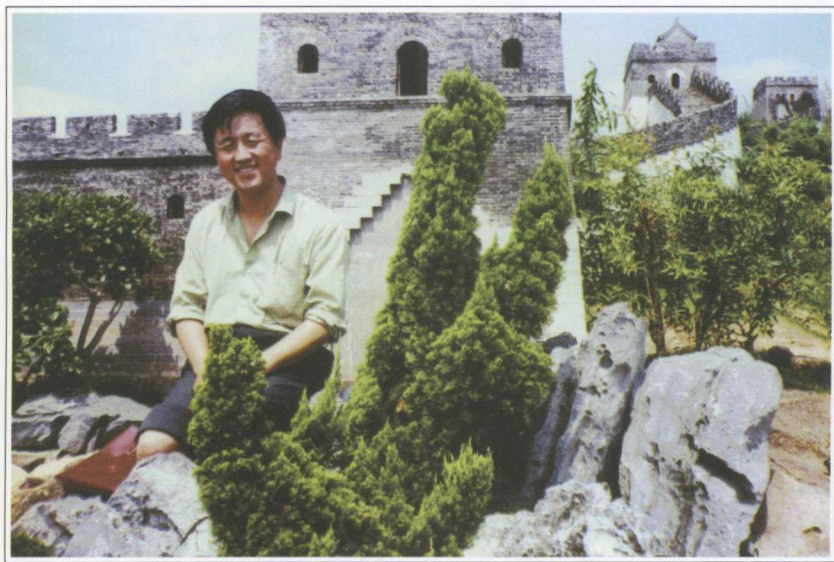
(1989年4月摄于神池)



在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
“全国院、团长培训班”学习时留影
(1991年12月摄于北京)



与晋剧表演艺术家郭彩萍在京学习时留影
(1991年12月摄于北京)



南国采风留影
(1992年9月摄于深圳)



与晋北道情音乐家武艺民在一起
(1992年10月摄于晋城)



与著名黄梅戏音乐家时白林在一起
(1992年10月摄于晋城)



与人民艺术家寒声(中)、评剧音乐家张士魁在一起
(1992年10月摄于晋城)



与湖南花鼓戏音乐家贾古在一起
(1992年10月摄于晋城)



与戏剧家余从在一起
(1992年10月摄于晋城)



与澳大利亚中国音乐
著名学者贺大卫先生留影
(1992年10月摄于晋城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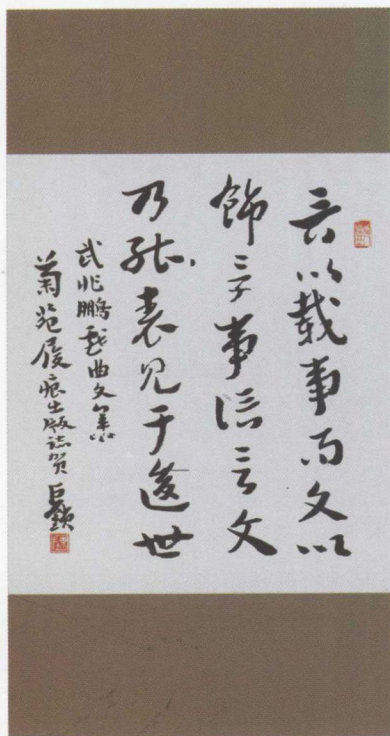
祝贺《晋北道情音乐研究》出版发行座谈会全体留影
从左至右：薄子涛、陈巨锁、安英、宫珍儒、张学明、朱建华、王自量、武兆鹏、郭连山、杨巨才、杨茂林、马彬、赵国简、许月英、冯志军、杨文清
(1996年8月摄于忻州)



忻州地区领导为出席山西省六次文代会、四次作代会代表送行留影
前排从左至右：姜新文、李高山、吕德功、梁滨、裴金龙、丛培华、三排左四为作者
(1998年12月摄于忻州)



忻州市文联领导班子在研究工作
从左至右：武兆鹏、田昌安、许月英、宋培卿
(2002年12月摄于忻州)



陈巨锁先生题词



● 部分奖章、奖状和荣誉证书

阅读兆鹏

(代序)

张启明

兆鹏同志的又一部宏著《菊苑履痕》就要出版问世了。当我翻阅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稿清样时,仿佛兆鹏就站在了我的面前,我好象不是在阅览文章,倒更象是在从头阅读兆鹏,是在进一步品味着兆鹏这个人。

我和兆鹏同志相识较早,七十年代我在文联工作时就知道了他的名字,他是文联首批会员,在文联主办的《春潮》刊物上发表过不少质量上乘的散文、小戏和歌曲作品,是全区小有名气的“音乐人”。那时我是只知其名,未曾见过其人,真正的熟识还是1983年才开始的。那年秋天,我作为地委派驻神池机构改革工作组组长,住在神池县委大院,每天都有很多的人找上门来和我谈这说那,但谈的都是“政务”,只有一个人和我谈的是“业务”(艺术)——他,就是武兆鹏。记得是在一个清爽的夜晚,他夹着一本厚厚的油印《晋北道情音乐初探》书稿,叩开了我的房门,一谈便是两个多小时。通过交谈,我得知他从小喜爱文艺,入过村办的秧歌队——播过鼓,当过“愣小子”,扮过踢鼓手;进过县办的文宣队——演过穆仁智,“锯”过道情胡胡,配过道情曲子……这第一次接触,就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:这个青年人机敏而不失稳重,聪明且有志向,是个多才多艺的小伙子。从神池回来不久,我便由地区文联调任文化局长,几乎就在同

时，兆鹏由县文化局调任神池道情剧团团长，从那以后，因了工作关系，接触更多了，了解更深了，直到我退休都一直保持着工作上的联系和个人情谊的交往。

兆鹏同志多才多艺，一方面是他业务方面涉猎甚广，硕果累累，有些领域还非常突出；另一方面他还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，在一些单位“执政”时管理有序，成绩斐然。

就说艺术创作方面，兆鹏曾发表过大量的戏曲、歌曲、曲艺、论文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作品，他还搜集、整理了数量可观的民歌、民间器乐曲、戏曲音乐资料，出版过理论专著和声乐作品，获得过各类奖项。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在研究晋北道情音乐方面，编撰出版了《晋北道情音乐研究》一书，这部专著通过对晋北道情大量曲例的分析、研究，发现并理清了该剧种唱腔音乐的曲式结构、调式思维、旋法特点、伴奏织体的特征及规律，有理有据地进行了科学的、令人信服的论述与辨析，提出了一系列由概念到观点的学术新见，从而在拓展研究视界的同时，也拓宽了晋北道情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学科领域，填补了既往研究的空白，其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是大的。1992年，他应邀参加了在晋城召开的“中国戏曲音乐[山西]国际学术讨论会”，并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，受到与会的20个省、市（区）专家和澳大利亚著名学者贺大卫先生的赞许……

说到兆鹏的管理才干，我的体会就更深了些。当年他在神池道情剧团任团长时，我曾几次到该团进行过调研，因为在当时其他县剧团都很不景气的情况下，唯独神池道情剧团办得红红火火。论规模，它是晋西北偏贫地带的一个小团；论艺术，它是个濒临消亡的地方小剧种，是什么因素能让这样的剧团生机勃勃呢？通过参加了他们的几次活动，我被深深地感动了——原来，除了他们有着和其他剧团、其他单位一样的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外，最重要的是抓“凝

聚力”，是做人的工作，以情感人，以情育人，把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在剧团的艺术上、业务上、演出上，通过“全方位管理”的办法，把演职人员的利益、把演职人员的心牢牢地“捆”在剧团里。一份份小小的节日慰问品，既暖了家属的情，又稳了演员的心；一次短短的团史演讲会，老艺人现身说法，今夕对比，竟感动得台上台下泪流满面……正是这样，在那十来年中，通过开展“剧团活力从我来，我为剧团增光彩”的活动，使大家深深懂得了“团荣我荣、团损我损，团富我富、团穷我穷”的道理，因此人人关心剧团的兴衰，个个维护剧团的利益，有了这样的凝聚力，人才兴旺，艺术兴旺，剧团能不“火”吗？！兆鹏同志的这些“绝招”，正是他管理艺术、领导才华的展示。也正因为如此，1990年他作为基层先进剧团的代表，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管理经验交流会，并作了典型经验介绍，受到国家文化部的表彰，是当时受表彰的全国三个县级戏曲剧团之一，成为全国基层剧团的一面旗帜。鉴于兆鹏的专业素质和管理才能，1994年地区在全区范围选拔北路梆子剧团领导人时，他被选中而荣任雁剧青年团团长……

兆鹏年方50出头，正是年富力强、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，他一方面在努力搞好本职工作，一方面又紧抓艺术创作不放，在他由剧团调到文联工作的日子里，他一如既往地坚持不懈地默默耕耘着，他创作的歌曲又连续三届荣获了全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他真是一个永无疲倦、精心进取的人。《菊苑履痕》一书正是他前半生艺术创作、艺术管理、艺术道路、艺术人生的真实纪录和阶段性总结，《菊苑履痕》集子的问世，仿佛又回放了兆鹏前半生这多年里那嘈嘈切切的时光，让人更加谛听到他那前进的足音，看到他那一串串坚实铿锵的脚印。

我深信，这本书著的面世会给菊苑的炎夏拂来一缕凉爽宜人的清风，也会给耕耘在菊苑的同道艺友们送上一杯清醇可口的佳饮。我祝愿兆鹏同志在今后的艺术实践中，百尺竿头，与时俱进，创作出更多“贴进生活、贴进群众、贴进社会”的精品来，奉献社会，奉献人民。

是为序。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癸未仲夏月，于忻州

永恒的追求

也许我是错了，因为我选择了世界上最令人痛苦的职业——艺术，它使我整个生命中充满了疑虑、忧伤，由于对艺术才具周而复始的自我否定而常常怀疑生存的意义。

也许我是对了，因为我选择了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，当我用音符和造化敞开心扉进行诚挚的对话，与她毫无保留地倾诉自己爱慕之情的时候，我又觉得自己幸福得好像是一个拼命吮吸母亲乳汁的初生婴儿。

艺术美，仿佛是一个不可捉摸的“鬼精灵”，有时你以为自己已经触及了她的衣袖，而恰在这时她又隐逝而去，给你留下的只是无边的惆怅。

在艺术道路上，你不断追求的是完美，尽管你已经知道世界上并不存在这种绝对的完美，但你仍会有一种受愚弄后的懊丧、愤怒以至被激活的新一轮奋起与顽强！

回望自己五十多年的人生旅程，坦白地说，支撑我不断前行的正是这不屈的奋起与顽强，而伴随我的却只是那只塞满苦涩而多于甘甜的行囊，但我无怨无悔。多年间，因了与艺术的不解之缘，或曲、或戏，或论、或记，或大、或小，或

长、或短,竟洋洋洒洒涂鸦出不少“杂什”,及至1996年出版《晋北道情音乐研究》后,又在报纸杂志陆续发表小文百余篇,有的参加交流,有的被选载,还有的获个奖励什么的。近年来,间或有几家出版社约我结集出书,几个杂志的编辑老师和戏友们也热心撺掇:“趁还体健,再汇个集子,总是个阶段性的交代吧!”细想起来,其言虽善,理则至诚,但我却总免不了战战兢兢:一则出书须得卖书,实在有点斯文扫地,丢不起咱这“犟棒”的脸皮,时下大小单位领导的床下谁没有三包五包的图书,浮尘尽落,连老鼠们都咬文嚼字,获得几多职称和文凭;二则作品难登大雅,单独示人或可掩面遮羞,成群结队则不免相形见绌。因而惟恐应验了欧阳公那句热辣辣的调侃:“修已知道你,你还不知修(羞)?”

话虽这么说,可静了细想:既然写了,好歹也想让更多的人能识个美丑。好在这些“杂什”虽生得其貌不扬,却也老实巴交——它忠实地记录了我从艺为文那嘈嘈切切的时光,全景式地回放了我晤对戏曲剧种、戏曲音乐、戏曲人物、戏曲春秋以及戏曲剧团管理……在经过弩钝的锻造后得到的某些理性思考与理性升华;也有一些篇什试图透视戏曲艺术的生存现状,为日益凸显的戏曲危机把脉开方——因为谁都知道,在日趋开放的当今世界,东西方文化频繁交流、撞击,面对各方涌之而来的竞争对手,我们曾经引以自豪的古老戏曲,正失去昔日的“一统天下”,陷入曲高和寡、进退维谷的尴尬之地。多元并存,互相竞争,适者生存,是艺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。勿庸讳言,戏曲要走出“围城”,获得新生,须有“增兵”之计,也须有“退敌”之策……总归把这些碎珠散粒拣拾起来,或可成为一串串染了秋色的“山葡萄”?或可使同道戏友们从中晤得秋的凝重,嗅得秋的淡香……